

隋唐咏河湟诗的文学及“诗史”价值

胡 芳

摘 要:唐代是咏青诗的辉煌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河湟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成为唐代诗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用多彩的诗笔展现河湟地区的自然风光、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描写唐朝与吐谷浑、吐蕃的战和关系,表达对西部安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企盼。隋唐咏河湟诗既有诗的璀璨光芒,又有史的独特价值,在青海文化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唐代 咏青诗 河湟 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6-0186-05

作者简介:胡芳,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不仅诗家辈出,争奇斗艳,而且题材广泛,成就辉煌,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铿锵愧金石,炳焕却丹青”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由于隋唐王朝均与地处青海的吐谷浑和吐蕃发生过多次战争,一向被中原文学家们忽视和冷落的青海引起了诗人们的关注和描写,形成了咏青诗的辉煌时期和第一个高峰。在隋唐咏青诗中,代表河湟地区的“湟中”“河湟”“九曲”等词汇时有出现,在河湟地区的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从整体上来看,隋唐时期,与河湟地区有关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边塞诗,这一时期,咏河湟的边塞诗又分为两种:一是因各种原因亲自到过河湟的旅青诗人的边塞诗,如高适、吕温、佚名氏等,他们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撰写了一些描写河湟地区自然风光、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的诗作;一是没到过青海的中原诗人凭借想象撰写的与河湟地区有关的边塞诗,如李嘉祐、张仲素、杜牧、张乔、罗邺、司空图等,他们用多彩的诗笔描写唐朝与吐谷浑、吐蕃的战和关系,表达对西部安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企盼。

一、隋朝与河湟有关的诗歌创作

杨应琚的《西宁府新志》中收录了隋代咏青海诗三首,即隋炀帝的《示从征群臣》、史万岁的《石城山》和薛道衡的《渡北河》。其中,前二首与河湟地区密切相关,而薛道衡的《渡北河》并非创作于青海,其内容也与河湟地区关联不太大。杨应琚收录此诗可能是因为其诗中有“连旌映淑浦,迭鼓拂沙洲”的诗句。东晋时,西秦因吐谷浑占据的河南地区(今青海贵南穆格滩)有黄沙而置沙洲,此后南北朝双方均以吐谷浑辖地为沙洲,唐代在敦煌置沙洲。薛道衡诗中的“沙洲”“北河”应均与西宁地区乃至青海无关,而薛道衡本人也没到过青海,该诗不能归入咏青诗之中。隋代咏河湟地区的诗作虽仅有两首,但其艺术成就较高,且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隋朝虽立朝时间短,但较为重视对青海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西巡之举,他从关中的扶风(今陕西兴平)出发,经甘肃陇山(今六盘山)、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从临津渡(今甘肃积石县大河家)过黄河

到达西平郡（治今青海乐都），在西平境内的拔延山（今化隆县北马场山）境内陈兵讲武，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又到达今西宁北的长宁谷（即今西宁北川），翻越星岭（今西宁北川至大通河之间山岭），在金山（今青海大通金娥山）大宴群臣；后抵达浩门川（今青海门源县青石嘴），再翻越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在张掖接受西域 27 国国王的朝拜；最后绕道回长安。隋炀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封建帝王，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五言长诗《示从征群臣》基调昂扬，气势恢宏，堪称千古名篇，后人评价此诗：“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其诗曰：“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枹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霞暗关山月。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浊子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1]821-822} 这首诗是隋炀帝西巡途中所作，其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但杨应琚将其收录在《西宁府新志》中，认为其与西宁地区有关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诗的内容看，诗的前五句是叙述隋炀帝西巡和修筑长城之事，隋炀帝西巡主要是征讨吐谷浑，而隋炀帝即位之后曾“发丁男二十余万，自榆谷而东”。这里的榆谷是指大小榆谷，即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尖扎、贵南、同德一带，隋代吐谷浑占据此地，对隋王朝形成了威胁。隋炀帝自榆谷往东修长城是为了解决西北边患，有积极意义。从“北河”往下都是在记述西巡之事，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青海地名，但从炀帝西巡的路线和隋军与吐谷浑的战事看，其内容与河湟地区密切相关。如诗中“枹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霞暗关山月。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是对隋军与吐谷浑激烈战争场面的概括描写。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半年之久，在青海东部地区逗留的时间长达一月之久，而隋军与吐谷浑的战事主要发生在今青海东部和青海湖地区。因此，这首诗与河湟地区有较强关联。

除了隋炀帝的五言诗《示从征群臣》外，隋朝名将史万岁的《石城山》咏颂了今湟源境内石堡城山的雄姿，其诗云：“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界天白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1]822} 史万岁（549年—600年），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少英武善骑射，好读兵书，精通占卜，以父荫袭爵太平县公，授开府仪同三司。北周末，因功拜上大将军。隋初，因大将军尔朱绩谋反受牵连，发配敦煌为戍卒。在此期间，史万岁写下了七言绝句《石城山》。关于石城山，杨应琚在《西宁府新志·山川》中记载：“石城山，西南去县治（今乐都）二百八十里，即石堡城。崖壁峭立，三面绝险，惟一径可上，隋史万岁诗曰‘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是也。”^{[1]47-48} 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即崔永红认为“此石城非指青海石堡城”^{[1]822}。本文采信杨应琚所说。石堡城在今湟源县日月山境内，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该诗首句以问句起头，形容石城山是大自然之鬼斧神功，其险峻地势是天然形成、令人惊叹不已；“更鼓”句描写石城山悬崖峭壁，山石耸立，狂风常卷石而落，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致于人们常把深夜报更的鼓声误认为是落下的石声；后两句描写石城山的重要军事地位，说高耸入云的石城山固若金汤，是镇压西南的擎天之柱。整首诗豪迈有力，充满了英雄襟怀，用简洁形象的笔调描绘出了石城山“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险峻气势。

二、唐代来青诗人咏河湟地区的诗作

据马应龙粗略统计，“唐代与青海有关的诗歌作品，为数应在五百首以上。这一数目虽较之数以万计的唐代诗歌，犹如沧海一粟，但就青海古代诗歌史而言，又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料群，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视。”^[2] 唐代歌咏描写过青海的有 100 多位诗人，其中，因入幕随军、出使、出征、游边或被俘等原因来过青海的主要有高适、哥舒翰、吕温、佚名氏等。

高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蓟（今河北沧州）人，曾于天宝年间赴陇右节度使驻所西平郡（今乐都），充任哥舒翰幕僚。高适任哥舒翰幕僚的时期，正是唐王

朝与吐蕃之间战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哥舒翰率军打败吐蕃，收复黄河九曲之地（今青海贵德、化隆一带），高适兴奋之余，挥笔写下了好几首反映唐蕃之战的佳作，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九曲词三首》。其中，《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是最令人称颂的名篇，其诗云：“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墓，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老将黯无色，儒生安敢论？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国恩。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敦。”这首诗是为祝贺哥舒翰收复九曲而作，从诗中看，高适并没有亲临前线作战，但其喜悦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该诗前十二句真实具体地描写了战场景象；“作气群山动”以下四句写唐军的浩大声威与将士们英勇杀伐的精神气概；“泉喷”以下六句细致刻画了激烈血腥的战斗场面和吐蕃兵败的惨状，营造了悲壮凄凉的氛围；“石城”以下十二句高度评价和称颂哥舒翰的声威与战功；并在结尾提出“止杀报国恩”的和平思想，认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换来边地和平。诗中的“石城”指石堡城（今湟源县日月乡大小方台），该城四周崖壁峭竖，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唐代著名关隘。唐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曾以唐军死伤数万的代价攻破此城。“树敦”（今兴海县大河坝夏塘古城）本为吐谷浑城，唐天宝九年（750）曾被唐军收复。整首诗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笔触雄健豪迈，语言苍劲质朴，风格悲壮苍凉，不仅展现了唐军英勇杀伐的英雄气概，刻画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争场面，还表达了企盼西陲边地停止干戈、永享和平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

《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是高适随哥舒翰参与洪济城（今青海海南州境内）之战凯旋而归后，登临积石军（今青海化隆县、循化县一带）多福七级佛塔时所写。该诗前十句主要描写积石军“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的独特风光，后十句歌颂了哥舒翰破城之功，并以谦虚的姿态表达了对吕判官诗作的赞美，全诗字里行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境界开阔，气势雄浑。

《九曲词三首》是组诗，表面看其内容好像是在歌颂哥舒翰的不世之功，描写当地百姓载歌载舞庆贺战争胜利的欢庆场面，其实是通过对战后和平景象的热烈讴歌，表达诗人厌倦战争、企盼和平的思想情感。《九曲词三首》风格不同于前二首的雄浑悲壮、沉郁苍凉，而是豪迈昂扬、明朗欢快，富有意境美。

哥舒翰是唐代武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为巩固唐朝西部边疆立下了不世奇功，他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还能诗善文，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唐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攻破吐蕃石堡城。天宝十一年（752年），哥舒翰又攻占吐蕃雕窠城（今青海同仁县附近）。之后，他曾挥笔写下六律《破阵乐》庆贺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其诗云：“西戎最沐恩深，犬羊违北生心。神将旆兵出塞，横行海畔生擒。石堡岩高万丈，雕窠霞外千寻。一唱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3]这首诗笔力遒劲，语言朴实，对仗工整，虽艺术水平不能与其他咏青诗媲美，却因是哥舒翰亲笔所写，有其特殊意义和价值。

吕温（771-811），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人（今永济市）人，为中唐时期“文彩瞻逸”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唐贞元二十年（804年），吕温随御史中丞张荐出使吐蕃，期间，他从河州（今甘肃临夏）经河源郡（今青海西宁境内），过日月山，沿青海湖，亲涉青藏高原，最后又从湟水流域回归长安。他在青藏高原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共做了11首诗，其中与河湟地区有关的诗作有《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等。《题河州赤岸桥》是吕温进入青海河湟地区后的第一首诗，作于民和县官亭镇境内，其诗云：“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中受恩者，谁怜披发哭东流。”^{[4][48]}安史之乱后唐军东撤，吐蕃控制青海地区。这首诗以满腔悲愤之情，描写了在吐蕃统治下的没蕃汉族老人相依赤岸桥头，翘望唐朝使者的凄楚场面，抒发了他们对唐王朝深切的思归之情，并愤怒地谴责了那些贪图享乐、

不知边民痛苦的统治者，表达了诗人爱国忧民的情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经河源军汉村作》同样用朴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描写了当时吐蕃统治下的汉村景象：“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椎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复？”^[450]河源军（今西宁市东平安县境内）是唐在青海境内设置最早的郡之一，后被吐蕃控制。诗人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军，看到当地唐朝遗民怀念故国，不忍砍伐征虏将士墓地的树木，仍偷偷保留着伏腊祭祀的中原习俗，感慨万千，便挥泪写下了此诗。《经河源军汉村作》是咏青诗中比较全面反映西宁地区乃至整个湟水流域社会现实和乡土人情的力作，该诗一方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湟水流域的唐朝遗民仍然在耕地种田、保留汉族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习俗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真实展现了唐代湟水流域独特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天然雄关，有茂密的树林，也有肥沃的良田，是一片雄奇壮丽而又美丽富沃的土地。

在历代到过青海的咏青诗人中，佚名氏是写咏青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其相关诗作多达59首，其诗见于《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佚名氏姓名、祖籍皆不可考，赵宗福先生从其诗作中推测其生平，认为他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之间的一个初冬出使吐谷浑，在墨离海西南被吐蕃囚。次年夏季被押送到青海湖。晚秋，又经赤岭（今日月山）、白水（今湟源药水峡内）被送到临蕃（今湟源县多巴镇临海堡），并在这里被囚禁到第三年深秋之后。”^[5]佚名氏在被押解途中和囚囚时历尽艰辛而不辍笔墨，写下了大量反映青海高原地理自然和乡土人情的诗作，其中与河湟地区密切相关的有《夜度赤岭怀诸知己》《晚次白水古戍见枯骨之作》《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晚秋登城之作》《困中登山》等。

佚名氏在临蕃城被关押一年多，他在诗中对该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现，如《晚秋登城之作》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临蕃城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乡土人情，其诗云：“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暝草寒。谷口穹庐遥迤迤，碛边牛马暮盘跚。目前愁见川原窄，望处心迷兴不宽。乡国未知何所在，路逢相识问看看。”^[446]诗人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当时西宁西川地区晚秋黄昏时的景象：日落时分，东山上的阳光明暗不定，残缺不齐，西边山岭上云色昏暗，枯黄的秋草在寒风中瑟缩。远处谷口圆形的帐篷相连成线，碛边牛马成群，在暮色中像繁星一样忽隐忽现地晃动着。这是迥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屋舍俨然、耕田纵横的边地景象，读后给人留下极其深刻而独特的印象。

佚名氏的《夜度赤岭怀诸知己》是唐诗中唯一完整描写日月山自然风光的诗作，其诗云：“山行夜忘寐，拂晓遂登高。回首望知己，思君心郁陶。不闻龙虎啸，但见豺狼号。寒气凝如练，秋风劲似刀。深溪多绿水，断岸绕黄蒿。驿使口靡歇，人疲马亦劳。独嗟时不利，诗笔难然操。更忆绸缪者，何当慰我曹。”^[442]在这首诗中，诗人用简洁朴素的语言，真实地描写了自己过日月山时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从诗中看，诗人是连夜赶路，到天亮才登上日月山的。在诗人的笔下，日月山的秋日天气十分寒冷，寒气凝结如同白色的长练，刺骨的秋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痛。深谷的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的悬崖断壁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诗中描写的景象，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故，诗人的亲历亲见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三、唐代其他咏青诗中与河湟有关的诗作

唐代，因各种原因旅青的诗人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诗人是凭借想象抵达这片雄奇壮丽的土地，他们用风格迥异的诗笔展现他们意象中的青海。在他们的笔下，青海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事件，山川风物、气候物象、民族风情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展现，而河湟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成为唐代诗人关注的焦点，“湟中”“河湟”“九曲”等成为唐代咏青诗的重要题材之一。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在《送刘校书送军》中写道：“赤土流星剑，乌呈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6]唐初，唐王朝、吐谷浑和吐蕃为争夺湟中地区曾展开过激烈战斗，杨炯的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湟中地区杀气腾腾、硝烟弥漫的战事情况。唐朝中期，诗人李嘉祐在《送

崔夷甫员外和蕃》一诗中描写了“湟中”的自然景象，其诗云：“君过湟中去，寻源未是赊。经春逢白草，尽日度黄沙。双节引为伴，孤峰到似家。和戎非用武，不学李轻车。”^{[4]30}唐代，湟中是出使吐蕃使者必经之地。李嘉祐的这首诗是为了送崔夷甫员外郎出使吐蕃而作，在该诗的第三、四联中，他对古湟中以西广大地区的自然风光进行了臆想性的展现：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湟中一带仍是满山遍野的荒草和遮天蔽日的黄沙，一派荒凉寂寞的景象。该地人烟稀少，出使吐蕃的使者只有旌节做伴，一旦遇到有士兵驻守的战堡，就如到了家一样温暖。在最后一联中，李嘉祐表达了反对武力、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矛盾的进步思想。

唐代咏青诗中，“河湟”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湟中”。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诗中的河湟不仅指湟水流域和青海东部地区，它泛指包括西宁地区在内的吐蕃从唐肃宗时控制的河西、陇右之地。在唐代咏青诗中，有个别诗人是在自己的诗中片言只字地提及“河湟”，如令狐楚的《少年行》中的诗句“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4]64}，塑造了一位立志收复河湟的少年英雄形象。更多的诗人以“河湟”为题，描写征戍生活的艰辛，反映百姓对和平的渴望，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如杜牧的《河湟》和《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张乔的《河湟旧卒》、罗邺的《河湟》、司空图的《河湟有感》等。其中，张乔的《河湟旧卒》刻画了一位白发苍苍征戍河湟的老兵形象：“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年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4]66}前2句写其从征时间之长，后2句写大非川唐蕃之战，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河湟地区的战戍情况。这首诗语言简洁生动，构思新颖，风格苍凉沉痛，清沈涛在《包庐诗话》中对其给予了很高评价，“试掩其名，读者鲜不以为右丞、龙标”，认为此诗可与王维、王昌龄的诗相媲美。

罗邺的《河湟》反映了河湟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对太平的渴望，其诗云：“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1]672}这首诗语言浅显生动，感情深沉，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河湟地区长期战事的强烈抗议。晚唐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则反映了民族融合的现象，“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4]73}。这首诗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被吐蕃控制后当地汉人被强迫同化的历史真实，虽然诗人抒发的情感是无奈和悲哀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首诗真实反映了河湟地区汉藏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控制了河湟地区。河湟沦陷成为唐人之痛，诗人们用如花妙笔从各个侧面反映河湟沦陷后的社会现实，表达他们渴望收复河湟的强烈愿望和爱国忧民的情怀。如晚唐诗人杜牧的《河湟》，其诗云：“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4]60}这首诗写于河湟没有收复之前，在唐代咏河湟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诗人抚昔伤今，首先抒发了对唐代宗时著名宰相元载、唐宪宗怀有收复河湟的谋略却最终未能实现的无限感慨，接着描写河湟地区的汉族百姓虽穿着蕃服、从事牧业生产，却丹心一片、思念着唐朝的炽热的爱国情怀，最后对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河湟百姓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与愤慨。

唐宣宗时期，张义潮收复河西走廊以及湟水流域等整个河湟地区，河湟地区重新纳入唐王朝的版图。喜讯传到长安，杜牧又写了《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一诗表示祝贺，其诗云：“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簇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师。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4]62}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收复河湟的功劳归置到皇帝身上，对其进行了称颂，虽有些不实，但字里行间洋溢的喜悦之情是真实的、感人的，尤其是其尾联，与上一首《河湟》末句遥相呼应，一悲一喜，同样是写凉州歌舞，但表达的情感却截然不同，这悲喜之中寄寓着诗人对河湟地区的关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下转第202页)

作为“鬼罐”的陶器,总是被古人和今人视为与亡灵有关的象征;作为“延伸肢体器官”的陶器,总是被古代制造者和现代的解读者视为与“延伸或进化论”有关的载体;作为“艺术”的陶器,也总是被古今中外的意象审美艺术家视为远古先民审美理念和艺术作品;作为“文字符号”的纹饰,更是令现代语言学家或考古学家们浮想联翩、痴迷陶醉……毕竟人类是一种能赋予一切事物以象征意义的动物,有形有色的陶器就是人类象征性本能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典型的器物载体。

就其文化理念的层面来看,对陶器本身的惧怕或喜爱,都会蕴含着自远古以来华夏民族对媒介的崇拜和对符号的崇拜这样一种流淌在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信息主义情怀,这种现象从古至今都活在伏羲八卦、河图洛书、天降祥瑞、测字算命之类的文化心态中。然而,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远古陶器,无论人们对彩陶纹饰密码如何解读,无论彩陶纹饰有什么特定的意象含义,也无论彩陶纹饰是否是汉字符号的源头,彩陶器物无疑是数千年来承载并传播彩陶纹饰符号的意象形态器物媒介,人类的符号专家们可能会迟早透过这些承载着彩陶纹饰的器物媒介,进而彻底解读由纹饰符号所记载的远古先民时代的信息。

参考文献:

- [1]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22.
- [2]李学武主编.河湟陶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19.
- [3]转引自易华.夷夏先后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22.
- [4]马旭铭主编.彩陶中的远古文明[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10:16.
- [5]中华世纪坛《世界文明系列》编委会.神秘的玛雅[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6]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7]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89-290.
- [8]朱勇年.中国西北彩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7.
- [9]蒋国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1.
- [10]HOLT J Z. Beyond optimizational ternative ways of examining animal exploitation[J]. World Archaeology, 1996, 28(1).

(上接第 190 页)

最后,唐代是青海诗歌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由于唐王朝与吐谷浑、吐蕃之间复杂的战和关系,地处唐王朝与吐蕃交界处的河湟地区不仅是两国交战时的必争之地,也是两国友好时期遣使往来的重要通道。当时,河湟地区以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风貌和多民族的人文历史成为了唐代诗人们关注的热点,成为了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唐代诗人们所创作的那些与河湟地区有关,反映河湟地区自然人文风貌、社会现实和历史重大事件的诗篇,既散发着诗歌璀璨的光芒,也具有着史的独特价值,在青海文化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杨应琚撰,崔永红校注.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 [2]马应龙.唐代咏青海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40.
- [3]转引自马海龙.唐代咏青海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131.
- [4]赵宗福选注.历代咏青诗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 [5]赵宗福.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J].青海社会科学,1983(6):73.
- [6]全唐诗:卷五十[M].